记不住的日子

肖复兴

作家愿意语出惊人。博尔赫斯说："记得住的日子才是生活。"这话说得有些苛刻，也有些绝对。起码，我是不大信服的。

记得住的日子才是生活，那么，记不住的日子就不是生活了吗？不是生活，又是什么呢？显然，博尔赫斯所说的记得住的日子，是指那些不仅有意思，而且有意义的生活，可以回味，甚至省思。他将生活升华，而和日子对立起来，让日子分出等级。

细想一下，如我这样庸常人的一辈子，所过的日子就是庸常的，不可能全都记不住，也不可能全都记住。而且，记得住的，总会是少于记不住的。就像这一辈子吃喝进肚子里的东西很多，如果按照以前我的每月粮食定量是32斤，一辈子加在一起，得有上万斤，但真正变成营养长成我身上肉的，不过百十来斤。如果所过的日子都能记得住，那么，会像吃喝进肚的东西全部留存，人也就无法活下去了。

如果博尔赫斯将记得住的日子当成一杯可以品味的咖啡或葡萄酒，那么普通人的日子只能是一杯白水。

人的记忆就像筛子，总要筛下一些。筛下的，有一些，确实是鸡零狗碎、一地鸡毛，但其中一些不见得比记住的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只是不愿意再像磐石一样压在心里，而是想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让它们烟随风散。人需要自我消化，让心理平衡，才能让日子过得平衡。这或许就是阿Q精神吧。有些人生阶段，不会或不敢正视，只会将自己的头埋在土里，像鸵鸟一样。不过，如果要想让有些事记住，必须忘记一些事，这是记忆的守恒定律，是生活的严酷哲学。按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拿得起，放得下。所谓拿，就是记得住；所谓放，则是指那些没记住的事情吧。

在北大荒的时候，我见过一位守林老人。我们农场边上，靠近七星河南岸，有一片森林。老人在那里守林守了一辈子。他住在林子里的一座木刻楞房中，我们冬天去七星河修水利的路上，必须路过那座木刻楞房，常会进去，喝口热水，吃吃他的冻酸梨，逗逗他养的一只老猫，和他说会儿闲话。他话不多，大多时候，只是听我们说。附近的村子叫底窑，清朝时是烧窑制砖的老村，那里的人们都知道老人的经历，从清末到日本鬼子入侵，是受了不少苦的，一辈子孤苦伶仃一个人，守着一只老猫和一片老林子过活。

我一直对这位老人很好奇，但是，你问他什么，他都是笑笑摇摇头。后来，我调到宣传队编节目，有一段时间，专门住在底窑，每天和老人待在一起，心想总能问出点儿什么，好编出个新颖些的节目。可是，他依然什么也没有对我说。不说，不等于没记住，只是不愿意说罢了。我这样揣测。和老人告别的时候，他对我说：不是不愿意跟你唠，是真的记不住了。我不大相信。他望着我疑惑的眼神，又说：孩子，不是啥事都记住就好，要是都记住了，我能活到现在？这是他跟我说得最多的一次。

守林老人的话，说实在的，当时我并没有完全听懂。50多年过后，看到博尔赫斯的这句话，忽然想起了守林老人，觉得记忆这玩意儿，对作家来说，真是一笔财富，记得住的东西，都可以化为妙笔生花的文字。

对于历尽沧桑苦难的普通人来说，记得住的东西越多，恐怕真的难以熬过那漫长而跌宕的人生。对于普通人而言，过去要是真的都记住了，那么记忆中的暗影会压迫今天的日子，也可以说是今天的生活，也是可怕的。生活和日子，对于普通人，是一个意思。就像有学问的人将"一"写成美术体的阿拉伯数字1，或者法文un或英语one，不过是居高临下唬人而已。记得住的日子，是生活；记不住的日子，也是生活。实在是没有必要给生活镀上一层金边，让日子化茧成蝶，翩翩起飞。

长影里的营口印记

卜丽爽

记忆由此睁开眼。

从低处向高处寻觅，一楼、二楼、三楼，一眨眼一个场景，一回眸一个故事，几百部影片架构起的时空走廊，让我沉溺其中，只是本能地沿着时间的纵轴线，不断向上伸延、盘旋、递进，最后，在3楼感受长春电影制片厂辉煌的历史，一排排由万众瞩目的电影人会聚而成的3楼荣誉室，光芒闪耀，此时，如果敞开屋顶，天幕下，会有更多熠熠光芒，照亮此刻的天空。

这是一次意外的相遇。从来到长春开始，其实就有了隐隐的期待潜伏于朋友间的问候里。到长春几天了，都去了什么地方？有些地方挤时间也要去，成为大众打卡地还是有原因的。

去吧。

松木发散出阵阵香气，其间还夹杂着旧时光的味道，弥漫在长影旧址博物馆里的每一个空间。缓缓地，我跟随着人群流动，每一处都在诉说，在感叹，在沉思。

这是一处存在了80多年的老建筑，这里有一把铁铮铮的老骨头。在炮火和硝烟中锤炼过，也在抗争和歌颂中沉默过，如今，新时代来临，"修旧如旧"的它，再一次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作为那段历史的见证者，它存在的本身就说明一切，它用身体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发轫、进展、繁荣、变迁的故事与传奇。

消逝本是万事万物的必然，但有了电影，消逝好像就变得不再绝对。在流淌的一道道光影中，人和事物被定格在一帧帧画面里，闪烁波光，悄然抗拒着时光的侵蚀，成为涌动着环佩之响的记忆之泉。我想，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谁还没看过一部长影拍摄的影片呢？《上甘岭》《平原游击队》《刘三姐》《英雄儿女》《甲午风云》《开国大典》《辛亥革命》等，哪一部不是含着热泪看完！电影就是拥有这种神奇的魔力，可以让人在两三个小时之内忘却时间的存在。抛开俗务，舍弃自己，陪伴着影片里的人物哭泣或者欢笑。时光定格在某个镜头里，记忆埋藏在某个眼神之后，还有很多时候，人们忆起与电影有关的故事，甚至比电影本身更充满神秘的、无处安放的忧伤和希冀。比如《滚滚红尘》。

相逢必定有因。此次长影之行已给予我格外的惊喜，而其中与营口相关联的印记，更成为行程中亮丽的一抹留痕。人大抵上都如此，无论在哪里，我们都本能地寻找与自身经验能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如熟悉的故乡气息让人感到温暖亲切。

我想，电影《滚滚红尘》就是连接长影与营口之间千万缕丝线中的一条彩线。这条彩线，编织于1989年。最开始与《滚滚红尘》的因缘如何，已经被时光带走，好在剧组在盖州古城钟鼓楼、南关一条街拍戏的盛况，还有亲历者见过。

据当过群演的老城居民回忆，拍电影很简单啊。剧组给他们穿上剧服，拉洋车、开布店、守着水果摊，街道还是那个街道，小院还是那个小院，店铺换了下招牌，人们换了一身装束，古城就集体穿越回过去了。老人慢悠悠地走在街上，孩子拿着风车跑过去，店铺掌柜无聊地打着哈欠，守在西瓜摊前的商贩大声吆喝，没有一点儿违和感。也许，这就是他们从前的样子，他们本来的生活，他们的爷爷、爷爷的爷爷真的就做过这样的差事。

电影里的那些大明星也很亲切。他们进了古城，就是古城里的人了，和我们一样。林青霞、秦汉在南关拍电影的时候，大家都去看，把剧组围得水泄不通，很多在外面看不到又挤不进去的人，就爬上周围的屋顶，看他们演戏。

这么多人看，他们也不恼。该干啥还干啥。一点儿没有架子。我们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也微笑着点头回应。这应该就是盖州古城的秘密。它已经修炼成一座天然的容器，内里乾坤万千，任何事物倒进了古城，泛起一圈涟漪，之后，就完全融解了，消弭了，成为它的一部分。这是一座原汁原味的古城。即使再多的灰尘，依然遮不住骨子里的熠熠生辉。比起那些仿制的古城，盖州古城木讷无语，低调质朴，最重要的是，它敢拿出自己的内心给人看。表里如一，不假装、不随便，应该是它最打动人心的品质。

正因为这样，盖州古城吸引了大大小小的剧组来到这里。拍摄清末年代戏，几乎不用布置街景，只要简单更换商铺的牌匾，安排普通市民换上相应年代的服饰，一个特定时代的社会场景就完全还原了，省去了很多麻烦和费用。漫步在古城的街道上，穿越时空的错觉油然而生。

2019年冬至，我曾和几位朋友在古城里游览。南关那条街道，还是一样逼仄，街两侧的商铺更老了些，屋顶上的茅草长得更密实繁茂了。这里的时间也像老城一样，缓慢、疏淡，仿佛人老了，坐在院墙根儿的石墩上，不想再往前走，冷眼看着城门外的世界。

登上钟鼓楼俯瞰老城。从汉代建城至今，老城历经战火，又复建，明、清以来各个时期的城市遗址、名宅名园、老街古巷，如今愈加萎缩颓败，更显出四面高层建筑的威风凛凛。我们都在叹息老城垂暮，一位老友却另辟蹊径，站在城楼上指点江山：看，这东有青龙山，南北皆为高层建筑，相当于古代入城的关口，西面这一条街道，直伸向渤海，纳海靠山，正是福地天成。撞一下钟，声音悠长，依然能振动老城的耳膜；敲一下鼓，仍旧憋着一口气，远处街巷里还有狗在应和。盖州老城，未来可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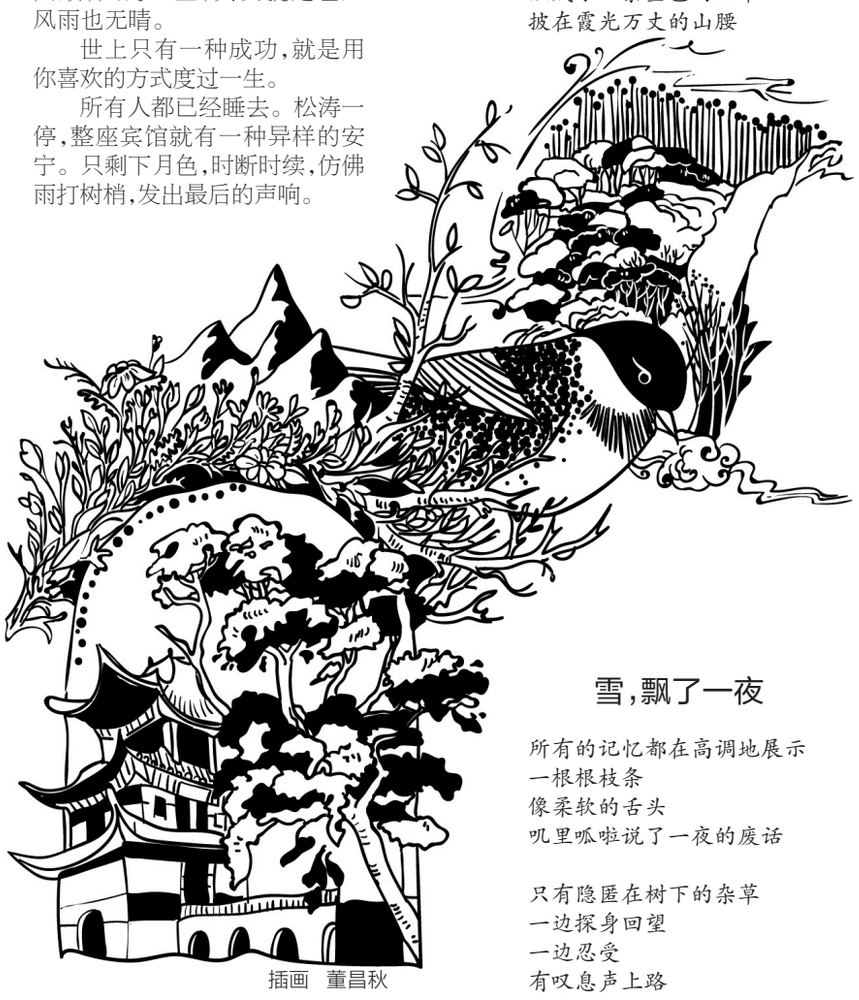
1990年，《滚滚红尘》一举囊括金马奖八项大奖，成为一部经典爱情影片。它也是在盖州古城拍摄的影片中最著名的一部。而更有幸的是，这部影片在长春和营口两地取景，从而留下了营口印记。相信，营口的盖州古城会因为此片而被更多人关注和喜爱。

从长春归来。我在手机记事簿里写道：常遇长春。长影常春。翻看手机里保存的上百张照片，那里已经有了我的足迹，感觉自己和长影之间有了某种关联。有时存在就是这样，静悄悄放着就好。

载着欣喜与满足归来，从宾馆大门进入，院内的小路曲折，路两旁都是高高大大的松树。完全是一副北方大汉的模样，半抱粗的树身裸露在月光中，静寂沉默，让人觉得踏实。有风路过松林，洒下一地清音。滚滚红尘，来亦来，去亦去，数十载的人世间，不需要被别人看到，领悟与回顾，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也无风雨也无晴。

世上只有一种成功，就是用你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

所有人都已经睡去。松涛一停，整座宾馆就有一种异样的安宁。只剩下月色，时断时续，仿佛雨打树梢，发出最后的声响。



插画 董昌秋

回家的路（组诗）

宗 晶

回家的路

水牛在前边，他在后边
没有缰绳，不疾不徐
夕阳落在他们的背脊上
有艳羡，有怅惋
在庐山脚下的一条小路旁
水牛、老人。一前一后
拐进了炊烟袅袅的小院

一条回家的路
无论长短、宽窄
卡上了方言的邮戳
就浓得像蜜

在异乡，水牛、老人
把回家的路
织成了一条金色的丝巾
披在霞光万丈的山腰

雪，飘了一夜

所有的记忆都在高调地展示
一根根枝条
像柔软的舌头
叽里呱啦说了一夜的废话

只有隐匿在树下的杂草
一边探身回望
一边忍受
有叹息声上路

金色的阳光从雪上滑过

清晨，雪静止在山路上

清晨，雪静止在山路上
山路静止在炊烟里
黑色的毛驴吃着草料
把长吻静止在木槽里

矮小的偏房里
微弱的晨光
静止在我的瞌睡上
我一边往磨眼填玉米
一边看着细碎的玉米面
一言不发地下落
磨盘上的童言
静止在母亲从高空中落下的手上

惩戒从贪嘴的驴开始
它挨了母亲的一皮鞭子
我被罚捡拾一下午的干柴
驴继续贪嘴挨鞭子
我也没长记性
眼不见的事越来越多

是的，一切总会过去

雪花飞着飞着，就落了
它缺乏助力，选择低翔
它有韧劲，锁住了荒草的咽喉
它有纰漏，暴露了白兔的踪迹
它让一些密谋从一个夜晚
滑向另一个夜晚

还好，一切总会过去
雪，在向阳坡上开始后退
像一把喑哑的琴
拖着尾音
滑向一片片阳光

出场

傍晚时分，雨终于登场了
被云指手画脚一天
下落时还要接受风的盘剥
它有些阴沉，不爽快

板结了一冬的土块
一直都很具象
柔软，需要激情与速度

坐在门廊里的父亲
正在收拾农具
他说等北山坡的小草探头了
就把犁铧插入泥土
家里的十亩地是他的江山
站在土地的肋骨上
他的出场总是神采飞扬

雨擦拭的山路
好像什么都不喜欢
对于雨的出场
它一直沉默

微小说

新嫁娘

闫秀丽

人逢喜事精神爽，张大伯这几天特别高兴，逢人就说，我家红英定了亲啦，已经选好日子，大家去喝喜酒啊。

听到的人也无不真心实意地说，好哇好哇，红英有福气，找到一个好婆家哩，这丫头不容易啊。

红英生得好看，也爱笑，但是在农村，女孩儿如果到了二十六七岁还没有嫁出去，那就被视为老姑娘，不好嫁不说，还会招来各种各样的非议。但是没有人说红英，虽然红英转过年也27岁了，可是在大家心里，她永远是那个爱笑的小姑娘。

每年冬闲，村里都会组织扭秧歌活动。秧歌队里，和红英年龄差不多的姑娘、媳妇们都抢着演白娘子或者小青，而红英始终是观音娘娘的扮演者，没有人跟她去抢这个角色，从几岁起到20多岁，似乎这已经成了红英的专利。

盛装后的红英，端坐在精雕细刻的木制莲台上，由村里几个精壮的小伙子抬着。锣鼓声中，小伙子们撒了欢儿地扭动着身体，红英伴随着鼓点，手托净瓶，广袖飘飘，轻洒雨露，美丽而端庄，人们都喜欢看红英扮演的观音娘娘。

红英家在村头开了个小小的超市，平时打理全是红英一个人。因为她的笑容和她的善良，村里人都喜欢来这儿买东西，闲了，便谈天说地，所以这小小的超市从来没有冷清过。

红英喜欢坐在超市门里一把大大的椅子上，不管谁来，都亮出甜甜的笑。红英的超市距离市集很近，但是人们还是喜欢到她这儿买东西。

李家二嫂进门就说，给我来二斤酱油。

红英说，干吗不在集上顺便买了啊，还跑到这里来。

二嫂说，集上的酱油质量不如你家的好哩，价钱还比你家的贵。

后街张寡妇的三儿子柱儿低着头走到红英面前说，我妈病了，她嘴里没味儿，什么也不想吃，我想给我妈买瓶罐头。柱儿从兜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毛票和钢镚儿，问，这是我平时攒下的零花钱，红英姐你看够吗？

够了够了，用不了这么多，你自己去拿左边货架上大瓶的真心罐头，味道好着哩，你妈吃完，病就会好很多的。

红英从柱儿的手心里拿了两个钢镚儿，顺便又从身边的一个大罐罐里抓了一把糖塞到柱儿的衣兜里。

低保户杨奶奶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进来说，红英啊，我这牙口越来越嚼不动东西了，我想买一袋麦片冲着喝。

红英说，奶奶，最下边的货架子上就有，您拿那个大袋的，那是老年补钙的，适合您老。

杨奶奶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红英啊，这东西挺贵的，奶奶就10块钱，还是拿个小袋的吧。

红英笑呵呵地说，奶奶，10块钱够了，因为快到期了，所以降价了，正好您赶上了，就拿大袋的吧。

杨奶奶半信半疑地拿着大袋的麦片，回到家让别人看，说快到期了，还能吃吗？

看的人当时就笑了说，这老太太，能吃的，保质期是一年半呢，刚出厂一个多月，您就放心吃吧。

这丫头，记性比我还不好使，好好的东西咋能按快过期的卖呢，这孩子！杨奶奶叨叨咕咕地转过身又找红英去了。

红英笑呵呵地对杨奶奶说，我说快过期就是快过期了，您还来回跑啥！

杨奶奶拗不过红英，只能反复说，这丫头……这丫头……

红英出嫁的这天，村里的人都过来凑热闹，按照习俗，红英需要自己走到婚车上，张大伯看着红英不禁叹了口气，张大妈也忍不住用袖子擦了擦眼泪，红英却笑了，说放心吧，今天是我的好日子，我会好好的。

这时候从人群里走出来几个小伙子说，今天红英姐出嫁，我们再抬她一回，让她风风光光地上车！

几个在门口看热闹的小孩儿大声喊着，红英姐出来了！随即，欢快的唢呐声响起，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响彻整个山村。

红英，没事常回家啊……

红英，正月必须回来，要不然观音娘娘没人扮哩。

红英……

红英端坐在木制莲台上，上面红色的绸缎飘舞着，红英想笑，但是却红了眼睛，只是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那一张张熟悉的笑脸。

到了车前，小伙子们把红英抬到车里，红英侧过身子面向人群跪下，久久没有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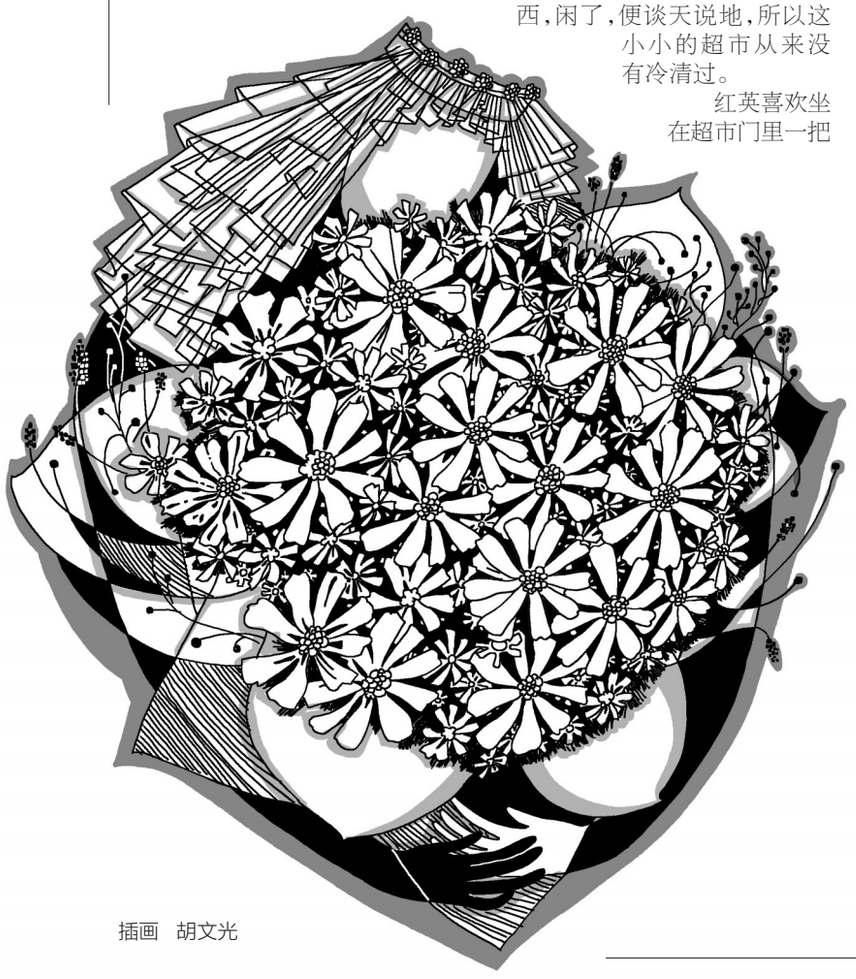
坐在她身边的新郎官儿把她扶起来，轻轻地擦去她流出的泪水，说以后有我照顾你，正月你还回来扮演观音娘娘，我来抬你……

你不嫌弃？

傻瓜！能娶到你是我的福气！我想看你一辈子对我笑，你想去哪儿我都背你……

红英顾不得擦去脸上流淌的泪水，趴在车窗上大声喊：正月我还回来扮观音娘娘！

红英的腿在她5岁的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但是她说村里人给了她一双"健康"的腿，所以她成了村里唯一能坐在莲台上扭秧歌的姑娘。



插画 胡文光

本版邮箱：lnrbbffk@163.com
lnrbbffk@126.com